



07585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蔡清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弘治初元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勲主事時與譚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一

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

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鞞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猶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二

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

帷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淡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珙。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間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爲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 黃鞏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敢言者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

匿不聞言。權臣則畱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  
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  
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  
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  
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  
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  
之民流離奔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  
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蹙之。幾何不爲盜賊。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四

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  
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  
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  
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  
不然。則袖手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  
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  
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  
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庸流。  
兇狠傲誕。陛下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

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帛左右獨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於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怒甚下鎮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歸杜門著述貸米畱客日中未變晏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行人張岳言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不幸數奇身亡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量予卹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離手不釋卷林俊比之美玉精金云

陳琛

陳琛字思獻資稟剛邁於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

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  
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  
惟與賓客譚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曰若  
克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道乎以便養轉南  
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卽家起貴州按察  
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  
得意在文辭之外酒盃詩典常自放山租水涯間有  
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  
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六

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世論以爲  
平當

###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  
禮教爲治作新廟學正穎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  
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  
昭烈之所封祀裴度於鄆祀范純仁於襄城巫挾龍  
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克足  
文風蔚然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

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諮采。陞山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喪。服闋。請致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爲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嘗謂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七

學當世以爲名言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稱之曰。國賢所作。蓋欲進於古人。以幾於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也。寶視學江西。山輿水舫。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曰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

爲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畱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黃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駁言。其不可。人以爲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穀。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敘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劉大夏。謝鐸。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八

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書張天謨。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畱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與遊處。庶可得傅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京太僕寺少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爲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京通政使。七年。陞順天府尹。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爲者。十年。陞南京

禮部侍郎聞車駕將南巡上言極諫嘉靖初元陞南  
京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  
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輿夫歸居二年卒  
贈太子少保賜諡文恪廉畱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  
老而不解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  
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  
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  
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於世

魯鐸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九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  
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  
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  
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無有躊躇  
久之曰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  
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  
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犬而角衆共質鐸鐸  
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  
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

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清  
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  
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  
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  
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卽家敦促一時撫  
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  
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憤容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以自娛年六十七卒詔  
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十

鐸辭華耽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  
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歆仰物情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  
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弘治十五年成  
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  
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旣  
歿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選  
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

振鎮守太監廖巒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巒殊普憾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鑿誣廷相王劉合力構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菱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使丁內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廷相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口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十一

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扈蹕幸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亡何郭勛坐罪下獄帝詰其領營啟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遇事之當爲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鷄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歷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蒼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

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尪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學統

###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七

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規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畯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會閔，雖文如雄，袞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邦奇奉親遊宦，旣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帝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

以原職掌詹事府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  
故終以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京  
兵部以便之帝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  
保諡文定邦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  
澄神一志以釋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  
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  
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  
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  
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  
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髻鬣有聞  
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  
是誰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  
博達通明清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

熊浹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  
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錮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  
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卽

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  
殘墨所箠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羹上功率  
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澆疏傑坐褫職邊人快之大禮  
議起澆持論與張璉合吏部惡澆出補河南參議而  
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  
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澆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  
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  
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  
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十四

廠執奏帝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  
福柱事澆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帝意澆徇庇褫澆  
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  
陸粲劉希簡以爲言帝復怒粲等不待問報先事妄  
竄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  
及隣證俱發邊克軍杖福姊百以澆嘗贊議大禮姑  
更革職閑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帝與近直追論舊  
臣諭吏部起用澆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  
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復掌院事踰年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帝固  
留之賜粟帛存問帝營箕僊臺浹極言僊妄先是楊  
爵周怡坐諫僊祥禱祠繫獄者久之箕言爵怡於帝  
帝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返爵怡繫獄如故批浹  
疏示大學士嚴嵩嵩爲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  
日爾然帝尚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  
事一再奪浹俸浹內不自安會加陶仲文伯爵子恩  
蔭復疏爭畱中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爲民錦衣官  
較押回原籍當差尋卒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官恒以不保晚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  
朝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彤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  
諡恭肅

何塘

何塘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旣爲  
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  
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  
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  
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當劉瑾

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跪者瑋在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瑋真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榻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當宣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之得楊廷和曲救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七

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禮工三部侍郎乞致仕帝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瑋敦樸正大允宜那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帝所喜謂其介而不通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救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此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素有足疾旣遭母喪袒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

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銑弘治中舉於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天敘輩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瑋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偽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瑾誅召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七

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二篇以見志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疏言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立太

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計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諡文敏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潭生怨事母純孝校爲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弘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大

京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愆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爲劑調暑月薰滌臭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校獨澹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已行志亡如也九年召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

念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爲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卽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典小學以校士聘翟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細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舛望歸而粵人有爲言官者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九

劾校媒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校德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旣言官劾校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於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於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卹漆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爲相卿佐入謁多踧踖隅坐特校爲上客旣酬對亦心服之萼仍薦校爲經筵

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筵館明年致仕歸校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校論學校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嘆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校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荅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諡曰恭簡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呂柟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旣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爾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之柟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

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遂○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  
真○定○無○所○得○返○柎○在○翰○林○與○何○瑒○最○善○至○是○相○繼○去○  
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  
柎○曰○昔○賈○山○借○秦○爲○喻○况○主○上○資○度○遠○高○漢○文○乾○清○  
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  
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  
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  
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帝○舉○直○錯○枉○  
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既○一○年○鬚○鬢○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  
踊○蹈○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  
朝○夕○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  
各○有○儀○注○柎○自○少○窘○賈○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  
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卽○位○起○入○史○館○  
纂○修○武○宗○實○錄○帝○御○經○筵○柎○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  
忌○辰○口○奏○宜○存○黻○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躡○之○復○  
疏○請○尋○温○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已○慎○獨○上○對○天○  
心○親○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

何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帝曰。此大臣宰相職。呂柟忤慢。乃引爲已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旣渡河。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京尚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旣考績。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間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弔。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櫬。才者揭於教榜。撥曆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吳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柟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帝欲視山林於承天。柟屢疏勸止。不報。旣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柟立身與人仁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尚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於衢。柟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短。柟曰。公位宰相。容

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柎稍解。然夏疑柎黨，霍亦疑柎黨。夏柎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柎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柎送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柎凝厚方面，潤輔微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柎教之以誠，寧近母遠，寧粗毋精，自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日用情變，倫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柎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室，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日，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訃，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卽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熒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旣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旣葬迎主必入午門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二五

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卽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芬與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畱駕章上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

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  
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碁以革除年間爲故事也復  
刺閭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  
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標出之芬  
曰吾官此卽死此旣謫裹瘡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  
分也敢少畱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  
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  
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  
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  
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與聖人也建圖屬書  
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闡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  
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  
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  
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  
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  
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  
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

說○易○掩○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  
全○。○非○心○爲○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嘗○與○香○山○黃○  
佐○反○復○究○論○。○佐○深○躋○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  
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世○名○芬○爲○忠○孝○狀○  
元○。

###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爲鄉試  
再試禮闈未第遊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  
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

###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  
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  
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  
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  
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  
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  
王已遷南京通政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  
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京光祿寺卿亡何引年致仕

理居嘗言身可紉道不可紉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  
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  
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  
徒轉相授受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  
之雖四筵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  
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  
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  
主事爲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  
人矜式其見重如此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七

震與其妻同歷土窰中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  
祭葬

### 張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  
家藏書數千卷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  
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謁鎮守太  
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儼  
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沉  
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

仕相者張璪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顛頭不爲下  
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爲行人武宗寢疾豹房  
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  
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內閣庶關  
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  
下獄罰跪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肅帝登極盡還  
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爲科道官不應丁父  
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  
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天

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  
書○其○中○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辨  
居○三○日○不○合○歸○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  
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  
或○指○人○心○爲○道○心○認○氣○質○爲○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  
有○課○程○至○天○文○兵○法○釋○官○野○史○亦○勿○涉○手○較○以○傳○博  
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  
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相○張○璪○議○璪  
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強○從○其○奏

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  
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官恬然  
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以告聰聰竟以初議  
上內批如岳所言聰大駭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  
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聰主其議選無  
論廩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岳紬不如聰指十一年入  
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聰謝是時江西人正尊  
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  
廣西貢事謫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无

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  
參也御史不釋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  
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  
御史何謝也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  
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聰意廉邊交南吏往時告  
麻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  
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堂上無事坐讀書  
與諸生削等爲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以  
招降安南莫登庸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

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北口入邊邊帥被  
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  
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上貧  
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  
針刺體血相夏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縣  
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爲榔耶縣百金足矣帝賜相  
嚴嵩第名其閣曰迎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  
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  
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奐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答也乃  
反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岳荅曰寒骨稜稜死  
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  
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  
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檄州縣  
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其明年  
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  
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獍進  
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召爲刑

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畱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竈爲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爲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畧不時定其時起萬鐘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鐘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爲兵部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鐘先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鐘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卽欲戍兵少卽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鐘與王學益前爲總督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大震動帝切責岳岳

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召勵諸將。屬石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巢若窖藏發毀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西陽宣慰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玄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僚去。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逮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張經等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貫矣。僑等相視氣阻。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沓至岳曰。死卽死爾。自古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既帝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

嵩謂岳使曰擒龍許保善矣吳黑苗尚在須勦絕也  
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  
奏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玄  
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許其事請下錦  
衣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  
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時先後推岳  
爲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  
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於是亡  
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不內徙明也曷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  
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  
黑苗應上旨而已乃責石邦憲使自爲功而黑苗遂  
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勤報令藩司出  
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  
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  
金具木若殮他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  
覆議而是時聶豹爲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  
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

名○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元○相○太○疏○簡  
也○然○岳○雅○稱○平○生○据○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  
尚○書○卽○不○能○白○事○宰○相○見○無○內○徙○意○其○冬○卒○於○沅○州  
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蒼○頭○第○取○村○樸○不○解○事○者  
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牀○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  
有○是○哉○公○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不○絕○聲○卒○之○明○年  
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  
予○謚○蓋○當○嘉○靖○之○朝○帝○雖○英○明○獨○斷○而○嚴○嵩○父○子○竊  
柄○甚○一○時○邊○臣○爲○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故○用○兵○有○功○嘗○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  
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  
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  
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  
正○傳○見○王○守○仁○辨○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  
之○意

鄭世威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方○總○帥○題○其○齋○曰○志○樂  
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於○鄉○旣○成○進○士○會○臺○臣○闕○詔

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脫章句躡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闈者曰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那大夫縮縮匆趨還吾刺去爾門者開中門乃入言未子也巡撫汪玄錫偕言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嚴嵩代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言族黨趨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傅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熊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鬻以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救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嵩終螫已投劾歸歸而薪粲不贍畊鋤自力且十年嵩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徐階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

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  
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  
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  
細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  
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  
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  
乞骸歸歸而畊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  
江西時議請贖緩備庾賑且謂升石而徵之筐篚而  
糜之是好國法也取盈於公詹而尾閭於權門是奪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民命也纏纏于言讀之恫切至有鋏以傳者通籍數  
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  
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釋  
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曰心嚴師爲師心直諒爲友  
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  
貴之鄉媚竈是恥辭榮寂莫之野杜門有高人謂盡  
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蔡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帥受學則已有孝弟

稱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卽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辛卯領鄉薦不謁有司舌畊爲養旣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卽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用節愛爲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卽升堂亦袖以出曰以此當嚴師良友遷杭州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冢宰李默雅知元偉命考功懇畱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頗著治績丁外艱喪葬畢以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泉中倭棘慕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寘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點簡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曆自識平生各考德錄嘗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爲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寘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

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  
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做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  
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  
並以所貸爲助葬資十九克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  
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  
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爲勸駕謝不受居  
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  
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強之下第而還  
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峰山時心學盛行學重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  
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  
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  
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函史諸書皆足  
闡衍聖賢蒼萃古今范涑爲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  
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  
以爲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  
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  
私謚爲文統先生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也生而沉毅迥異  
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辨請於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  
曰然自是每遇父諱宛轉避之師喜曰此子之志卓  
矣年十五六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達  
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萬  
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丁父憂庚辰服闋應春官  
試舉二甲二名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  
浦劉庭蘭以道義相琢磨壬午調吏部汲汲以激揚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澄清爲務丁亥大計京朝官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辛  
自修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頗惡之而工部  
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起鳴若能去自修大當執  
政意卽與自修同去他日仍不失舊物起鳴大喜遂  
許自修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抑揚其語實  
齟齬自修而自修起鳴果並罷去憲成上言爲持平  
之論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憲成至桂陽其  
士人皆進而問業戊子司理處州府益務教化大有  
惠德於民己丑丁母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府壬辰計

羣吏舉憲成公廉天下司理第一尋擢吏部考功主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憲成倡四司上言又自爲書貽輔臣王錫爵語並切直癸巳內計考功郎趙南星一秉公正畧無瞻徇計典出與情甚愜而憲成與李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恚遂票旨切責南星降調去憲成與元冲上疏畧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憲成司選益以進退人才爲已任而一切推用頗與政府相牴牾政府大不悅遂以會推冢宰閣臣事削籍歸憲成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爲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之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與同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早

官留意選舉而其時銓部堂司率皆賢者一時人心  
庶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于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  
左遂相繼逐去自憲成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  
爲之痛惜云憲成歸以積勞成疾越數年乃愈戊戌  
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  
惡志道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憲成謂佛學三  
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  
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  
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僉佛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聖

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  
在佛氏自立空宗在陽明陰實教也其說甚詳具  
所著證性篇無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講  
學處也後廢爲僧舍憲成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構  
精舍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  
修力踐以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嘗曰孔子所謂工  
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  
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人以爲知言戊  
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憲成曰吾衰矣不能仕進

也○遂○乞○骸○骨○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動○以○東○林○爲○  
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壬○子○以○微○疾○逝○得○年○六○十○有○  
三○贈○太○常○寺○卿○謚○端○文○憲○成○之○學○一○遵○洛○閩○不○參○二○  
氏○而○議○論○醒○豁○足○以○發○明○先○聖○之○微○至○其○力○闢○姚○江○  
尤○爲○有○功○聖○道○自○甲○午○以○後○見○地○愈○卓○充○養○愈○粹○使○  
天○假○之○時○殆○未○可○量○而○所○遇○不○偶○竟○齎○志○以○歿○悲○夫○  
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  
經○錄○證○性○編○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於○  
時○憲○成○嘗○稱○其○庶○幾○能○見○大○意○云○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聖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無錫人少有異稟言動不  
苟年十九補邑諸生萬曆壬午領鄉薦年二十五從  
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  
遂以程朱爲學的己丑成進士出趙南星之門謁選  
授行人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  
頒行所自爲書於天下攀龍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  
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  
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

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  
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  
之大機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壘壘數  
千百言語甚剴切畱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脉  
紀綱甚大其素所蓄積已見其梗槩矣癸巳奉使還  
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閣銓相牴牾小人有附閣  
攻部者攀龍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  
臣下部院會議而攀龍謫尉揭陽矣甲午赴謫所自  
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途中嚴立規程取先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聖

儒靜坐法一一體認覺心氣澄清有塞乎天地氣象  
過汀州憇旅舍小樓悟程明道萬變在人實無一事  
之語一念纏綿瞥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  
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構水居於蠡  
湖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會蘇常  
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  
者踵至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宋楊  
龜山先生講學遺址攀龍與顧憲成請復之構精舍  
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洗發提撕遠近負牆者人人

得意而攀龍自敘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  
孟子信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  
事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信得  
中庸二字之旨具困學記中蓋攀龍自癸巳去國至  
是凡三十年矣學益進而望益重光宗登極詔起謫  
籍諸臣天啓元年攀龍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  
寺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旣而□□失陷京師震驚  
攀龍以外戚中官家皆奸細窟宅請誅鄭養性李如  
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宗伯孫慎行追論紅丸事下九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四

卿科道會議攀龍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論  
甚峻舊輔者謂烏程方從哲也諸貴戚近習皆側目  
攀龍思有以中傷之矣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恭陳  
學要以立治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重處以  
福清相葉向高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管  
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矣左都鄒元標副都馮從  
吾皆請告歸攀龍曰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恭學  
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還  
里貽書給事中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

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君讐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居無何卽家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甲子春入都時副都楊漣疏論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卜蓋指南樂魏廣微也廣微恚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齟其機漸惡攀龍默爲聯絡備極苦心會左都缺廷推首攀龍時越南星爲太宰攀龍以門牆爲嫌力辭之而臺省急攀龍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攀龍控辭不允旣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望

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賕賂鉅萬褫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旣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廣微又以偃蹇被紮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內合謀以傾正類借會推晉撫事爲一網打盡之計而攀龍與南星俱罷去矣乙丑春詔獄起緹騎四出逮楊漣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拷死諸奸憾未已將欲坐攀龍賴錦衣吳孟明力持得免至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奪誥命攀龍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

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  
削元標等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  
忌首先毀之東林遂爲瓦礫區矣攀龍屏跡湖上玩  
易不輟斷橋以謝客者逾年丙寅春復建繆昌期周  
宗建攀龍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龜山先生祠  
作別聖文歸而傳吳門信頗異攀龍微笑曰其然乎  
吾視死如歸爾是夕家人聚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  
第曰鬻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矣  
就寢至夜半復傳前信至攀龍整衣起從容入書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吳

作字二紙鑱篋中復之內寢欵語半响取出所封紙  
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兩孫出  
頃之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第見一榻愕然杳無蹤  
跡發几上封視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  
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君恩未  
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  
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  
學問至此亦得少力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  
則攀龍已赴水矣時三月十七日丑時也得年六十

有五懷宗登極璫誅詔褒恤東林諸臣之受禍者贈  
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諡忠憲錄其子攀  
龍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  
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  
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卽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  
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  
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卽心卽  
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  
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聖

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闢陽  
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  
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  
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  
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  
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  
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  
字做成攀龍爲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  
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

之○有○家○畊○者○之○有○畔○宛○然○程○朱○家○法○也○不○幸○沒○於○黨○  
禍○未○究○厥○施○惜○哉○攀○龍○於○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易○著○  
有○周○易○孔○義○乾○坤○垢○復○諸○說○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  
近○思○錄○相○表○裏○其○餘○著○述○凡○二○十○餘○種○皆○有○關○世○教○  
云○

愚○按○有○明○以○理○學○開○國○諸○不○在○魯○鄒○洛○閩○之○科○者○  
弗○列○於○學○官○士○生○其○間○稟○承○功○令○遵○守○傳○注○無○或○  
敢○騫○於○新○奇○之○說○以○自○隕○越○家○誦○法○言○人○敦○實○行○  
越○自○二○祖○以○迄○成○弘○風○俗○人○心○醇○龐○渾○噩○何○其○盛○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吳

也○正○嘉○以○後○新○學○一○倡○而○士○習○大○變○技○握○靈○蛇○書○  
疑○載○鬼○優○曇○竺○典○克○塞○宇○宙○雖○其○間○真○儒○間○出○正○  
義○相○扶○而○極○重○難○返○遂○成○波○靡○之○勢○陵○夷○漸○積○至○  
於○大○壞○直○與○洪○水○猛○獸○比○烈○矣○嗚○乎○學○術○邪○正○之○  
際○實○世○道○升○降○之○關○事○理○較○然○又○何○疑○哉○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終

學統卷之四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又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統

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又曰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

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又曰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

之性惡

或言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言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說

二

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問東坡言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而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朱子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

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卿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又曰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統

三

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

又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污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污濁爾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爾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

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  
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  
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  
藏於中也○

敬軒薛氏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  
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  
法○屢舉以爲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  
之○視縱橫之徒爲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與○

又曰○荀子爲人意必剛○悛○悌○辰○觀其書其氣象可見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雜統  
四  
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又曰○知莫先於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  
子爲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尚不爲  
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耶○旣無知人之明○而欲  
成治功也○難矣○

又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  
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又曰○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蓋性者大  
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矣○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苟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敬齋胡氏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為聖人所造作偽為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學統卷之四十三 雜統 五

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又曰荀子不知性之為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政刑皆聖人偽為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即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盡矣

又曰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

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又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整庵羅氏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楊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統

六

如蘇氏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爾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展一至於此尚何詳畧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愚按荀卿當戰國淆亂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意誠善矣然見道不明師心自是故其爲書皆雜引物類踏駁蔓衍務馳騁於文詞而不能一軌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

能遠過也。然自楊雄而下，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卽震川歸氏，亦以其精造，雖孟子不能過。頗咎宋儒之妄加詆黜，致後世不復知有荀氏。吁，斯亦過矣。荀子三十二篇，卽所爲觀學修身之說，其陋已甚。其非十二子也。至以子思孟軻爲仲尼之罪人，其言曰：孟子謂人之學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嗚乎！是言也，抑何其大謬也。蓋荀卿病不知性，爾旣不知性，又烏知禮旣不知禮，又烏知學，則又烏知夫仲尼思孟之所以爲仲尼思孟也哉。學者大本一差，無往而不見其戾。卽又奚怪荀卿也。獨是荀卿之說，正與孟氏相背，殆不啻柄鑿然而世儒顧強而同之，所謂齊孔墨而並顏跖也。此何理也。嗚乎！讀書論世，亦豈易易也哉。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統

七

學統卷之四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楊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一

立本要明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問太立之作如何程子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立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立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立亦可況一立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

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又曰楊子雲云明哲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又曰楊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二

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楊子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又曰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於撻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

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龜山楊氏曰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又曰楊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三

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爾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朱子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

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又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

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

靜○寂○寞○之○說○皆○是○也○

又曰某嘗說楊雄最無用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

又曰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恐不是道理如孟子旣說性善荀子旣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四

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裡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

又曰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

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蹠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朱子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爾

問太玄如何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  
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  
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卽玄不成物事又  
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  
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  
却是學他

又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  
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五

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又曰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  
著

又曰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又曰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  
德吾有取焉

又曰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  
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

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爾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爾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智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六

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各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敬軒薛氏曰楊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

詞何耶

又曰法言澁而晦

又曰程子曰楊子不識性更說甚道蓋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敬齋胡氏曰楊子雲之言沉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  
窮窮不確也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七

艾子子曰楊子太玄乃勦取太初曆法銖銖尺寸陰用其實而別爲名以新之其文如孺子學語號嘖未成先儒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復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楊雄熱中人也生平溺志於詞章濡跡於亂

賊又僭擬聖經不知妄作篤學體道者固如是乎

史稱雄嘿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道

吾未之信也脫有之亦必外示淡靜而中懷躁競

若老氏將取固與之術是也昌黎溫公伊川康節

諸子皆於雄節取有恕辭獨潘氏斷之曰心勞日拙其殆切骨之論與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有一件事字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

學統卷之四十四終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八

先儒謂其以難入之詞以易之說雖使雄而後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楊雄熱中人也生平湯志於詞章儒跡於道

賦又借擬聖經不知妄作篇學體道者固如是乎

史稱雄黑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道

其欲得骨之篇與亦必外示淡靜而中懷躁

蓄于昔城華館輝宵惑竊斷截丸覆之曰心勞日

學統卷之四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一

又曰。王通常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又曰。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文。又何足采。

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程子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又曰。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

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

又○曰○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卽○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

又○曰○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又○曰○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

又○曰○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伯○鑑○基○

又曰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曾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並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三

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爾

問文中子之學朱子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

又曰王通大本領處不會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爾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朱子曰他意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

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四

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服爲也王

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得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語言之陋功名事業之甲。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五

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  
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  
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  
詩是豈有物則秉彜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  
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  
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  
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背  
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旣不自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六

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  
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  
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  
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  
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  
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  
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  
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  
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

又曰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他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筋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七

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會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樣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

問王通病處如何朱子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

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卮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八

沈謝之詩。又卮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漢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荅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

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  
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  
臣○人○物○筋○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  
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他○平○生○好○自○夸○大○續○  
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  
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  
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  
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

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九

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  
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更○別○王○通○極○開○爽○說○得○  
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  
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  
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  
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  
得○高○處○一○著○卹○裏○得○來○然○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  
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  
無○工○夫○閑○做○

敬軒薛氏曰中說暢而淺

又曰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又曰文中子心在天下爲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遽欲新民矣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又曰程子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道以此而觀心迹旣不可判則人爲善之迹固出於心而爲惡之迹亦出於心也明矣

整菴羅氏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十

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愚按仲淹之失朱子詳哉其論之矣跡其生平狂

妄殆與楊子雲畧等爾如所爲中說一書居然做

孔門問荅至今觀之猶可爲汗顏而仲淹當時畧

無愧赧是尚得謂之有恥心耶後世若王伯安亦

居然以徐愛爲顏子並不顧人非笑千古學人好

高之病何一轍也夫孟子固願學孔子者也未聞

其亦刪述六經未聞其以萬章公都子爲顏閔百

學世而下何嘗以是少孟氏哉子雲仲淹伯安之徒  
殆未之思也已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蘇子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告  
明之發也但見刻  
有痛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

學統卷之四十五終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十一

愚按仲淹之先生  
其論之矣跡其生平

安殆與楊子雲等  
所為中說一書居然

孔門問答至今觀  
之猶可為洋顏而

無愧赧是尚得謂  
之有恥心耶後世

居然以徐愛為顏  
子並不顧人非笑

欲未文思也夫孟  
子固願學孔子者也

世而不可普以長  
心孟子若子雲仲

學統卷之四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蘇子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  
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  
又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  
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一

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  
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  
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又曰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  
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  
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  
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  
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  
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

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二

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爲○之○絀○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縑○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爾○來○教○又○以○爲○蘇○氏○乃

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三

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

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爾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徂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扳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子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四

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

又答汪尚書書曰。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爾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

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意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固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改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五

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言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各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

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  
與○煽○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  
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  
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  
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  
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  
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相○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  
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  
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六

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  
而○厭○其○心○也○

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  
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  
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  
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  
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  
之○失○又○並○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  
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

索癡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癡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旣不效。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七

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常妄。厭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矢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癡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

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  
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  
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  
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  
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誠  
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  
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  
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  
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八

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行之辭。  
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  
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  
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  
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  
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  
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  
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  
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

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

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

又曰：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學統。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朱子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

又曰：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

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十

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爾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

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狠○  
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  
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狠○更○不○復○言○兵○  
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問○東○坡○與○韓○公○何○如○朱○子○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  
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窟○

又○曰○東○坡○平○時○爲○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  
只○管○說○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說○欲○  
其○說○之○必○行○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十一

又○曰○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  
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最○礙○理○學○  
者○所○當○察○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  
率○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  
意○否○朱○子○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  
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  
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  
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

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他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

又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又曰。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尋箇性來合湊。著成甚義理。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十三

又曰。子由占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了。

又曰。近見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他也說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說得別。他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說。一又別是一箇物事模樣。

又曰。大易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書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

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爲閃倏澆漾不可  
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殊  
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  
曰不可言旣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  
問之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未嘗  
知之驗哉

又曰蘇氏云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  
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愚謂古之君子盡  
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  
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  
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  
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又曰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  
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  
如此則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  
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

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而溺於釋氏未有天  
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

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  
爾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  
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又曰蘇氏云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  
反終死生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  
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  
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  
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  
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古

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溺於坐亡立化去來  
自在之說以爲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又曰蘇侍郎晚爲老子解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  
又並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  
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  
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

又曰蘇氏云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  
其道夫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  
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

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又○曰○蘇○氏○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

又○曰○蘇○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爾○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蘇○氏○又○云○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夫○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耶○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五

又○曰○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予○竊○以○爲○此○特○以○老○子○浮○屠○之○說○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者○也○故○其○爲○說○空○虛○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爲○用○若○削○其○道○以○下○而○更○之○曰○其○心○渾○然○天○德○完○具○萬○事○之○理○無○一○不○備○而○無○有○一○毫○人○欲○之○私○焉○則○庶○乎○其○本○正○而○體○用○可○全○矣○其○曰○管

仲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者是則然矣至謂孔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則是以夫子之言爲有隱孟子之知爲未盡也且其謂數子之所未知孟子之所未盡與孔子之所知者皆果爲何事耶若但曰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也其必易之曰至於孔子蓋全體焉而孟子之知亦足以至乎其極則庶乎數子之所未知者可得而言爾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六

愚按朱子謂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斯二語可謂盡之矣聰明才智之士學焉而不得其正未有不雜於縱橫而流於老釋者豈惟蘇氏哉如永康餘姚之徒皆是也

